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海南)高峰论坛儋州举行 为传统村落保护探路寻方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易宗平

观察

铁匠村样本： 记忆+技艺

一边是古风犹存的铁匠铺，陈列着铁锤、铁砧、风箱等工具，似乎回响着“叮叮当当”的打铁声，那熊熊炉火映照几代传人的历史轨迹。

一边是用花梨木、椰子壳等雕刻而成的各种造型，那雄姿英发的老鹰、憨态十足的兔子、翩跹起舞的飞天、温润精致的酒杯等手工艺品，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

这是儋州市木棠镇铁匠村村史馆鲜明的对比图景。2017年，该村吸引了国内外游客3万余人次。

“我们村经历了‘困境——复兴——困境——复兴’的阶段，祖祖辈辈都靠手艺吃饭。”铁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运扶感慨地说。他介绍，这个村有600多年历史，因位于儋州北门江北岸，且全村姓李，原名北岸李村。由于土地贫瘠，明清时期，村民们外出谋生，习得打铁技艺后，纷纷回村开起了铁匠铺，渐渐地就成了“铁匠村”。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现代工业冲击，铁匠业日趋凋落。不过，拿惯了铁锤的村民们没有颓废，再度“走出去”学习手工艺。如今，该村有300多户手工作坊，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年销售收入逾3亿元。

跨越不同阶段，“祖祖辈辈都靠手艺吃饭”已成为铁匠村民的一种“集体意识”。

正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邱运华提出，“保护传统村落，政府责无旁贷，但只有依靠民众的文化自觉才能奏效”。



铁匠村村民在加工花梨木凉席。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吉林省文联副主席、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曹保明认为，儋州铁匠村的故事是一种人文记忆，是一种活态存在，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游客们走进这种“具体记忆”，正是传统村落生生不息的原生态魅力。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表示，儋州在保护性开发传统村落时，既要保护好老百姓有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又要满足当地老百姓的生存生活需求。只有当地群众在物质和精神上富裕起来，才能吸引更多外地人。



邱运华在高峰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定安高林村张岳崧故居。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B 《儋州宣言》传递“海南声音”

作为此次高峰论坛的重要成果，5月3日发布的《儋州宣言》引人关注。

《儋州宣言》呼吁，保护传统村落、传承优秀文化，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全民参与。制定“历史文化传统村落的评定标准”和“历史文化传统村落古民居保护条例”。编制规划、完善法规，对村落格局、传统建筑、文物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村巷等历史环境要素进行切实保护和科学利用。整合社会力量，加强智库建设，形成以人才为支撑、以专业为先导、

以乡贤为骨干、以村民为基础的工作格局，达成传统村落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该宣言还就海南传统村落在新时期下的保护与发展发出呼吁：民间文艺专家学者和广大村民要行动起来，协助政府，探索保护传统村落、传承优秀文化的新路径新办法，推动传统村落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血脉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走出一条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中国道路。

在这场全国性的论坛上，亮相

C 建议海南系统开展传统村落调查

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郑重宣布党中央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海南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这也意味着未来海南的经济社会将迎来快速发展阶段。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将为海南传统村落及传统文化

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借助一轮新的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光彩？这些也成为此次与会专家和嘉宾们探讨的热点。

5月3日，中国社科院教授、琼台复兴计划首席专家张继焦通过他数十年来对家乡海南传统村落的关注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从定安县高林村、龙梅村，海口攀丹村、金花村、迈德村，临高县透滩村等剖析海南传统文化村落内核，在他看来，海



5月3日，2018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海南)高峰论坛在儋州开幕。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中国民协驻会副主席邱运华： 海南传统村落人文独特传承力强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尤梦瑜

“2018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高峰论坛”缘何在海南儋州举行？

“这次论坛的地点选在儋州，可谓别具匠心。”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邱运华接受采访时说，宋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苏轼曾在儋州谪居3年，把儋州当成了第二故乡。据记载，他在这里留下了130多首诗词和182篇文章，人们一直把他视为儋州乃至海南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东坡话”等，表达了人们对这位先贤的缅怀之情。正如东坡先生诗云“沧海何曾断地脉”“海南万里真吾乡”，在儋州

举办此次论坛，就是要秉持东坡先贤的品质和情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共同努力。

邱运华称赞，海南的古村落、古民居有自己的特点，它们皆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天然拙朴，魅力无穷。琼北地区火山石材质的石屋、石墙，风格独特，古朴简拙，历经岁月浸润，生活熏染，早已化简拙为风情，成为外来游客眼中诱人的美景。定安高林村有张岳崧的故居及祠堂，村落民居规划有序，风格统一；连接家家户户的青石板路、房前屋后的黄皮树、滋养祖祖辈辈的古井、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以及鲜活的节令民俗等等，以多重文化要素

共同构成古村落的文化血脉，古风古韵，赏心悦目更兼励志，不可多得，不可再生。

邱运华认为，由于海南过去孤悬海外，交通不便，传统民俗民俗都得以较为完好的保存，古村落的文化更是内聚保守，传承力强，潜移默化中生出独特的人文气质和文化风景。

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性开发，究竟应该如何开展？邱运华建议，要在充分挖掘和保护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古树名木和民俗文化等历史文化遗迹遗存的基础上，优化美化村庄人居环境，把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传统村落培育成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

有机结合的特色文化村。特别要挖掘传统农耕文化、山水文化、黎族苗族文化、华侨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思想，把特色文化村打造成弘扬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

在当前的大背景下，海南传统村落正在迎来保护性开发的新机遇。邱运华表示，要在系统梳理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整合、融汇、转化、传播等多种手段，有效促进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子，使海南的传统村落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为全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创新发展作出示范和表率。



朱启臻在论坛上发言。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对待传统村落要处理好活态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既不能像对待古董似地机械保护，导致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也不能过度商业化，对资源掠夺式开发，导致传统优秀文化丧失。”5月3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要清楚传统村落应该保护什么，从空间结构上说，农家院落是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而传统村落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尤其要切实认知和保护农家院落的多重价值。”

朱启臻教授认为，农家院落具有很多特殊价值：第一，农家院落具有生产价值。农家院落是在长期适应农业生产过程中演变而成的，生产功能是其重要功能之一。农家院落也是现代乡村产业融合的重要空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振兴传统工艺，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与乡村休闲、度假等一起形成乡村多元化经济。因此，乡村建设必须清楚乡村与乡村生产的关系。

第二，农家院落具有生态与生活质量。院落是村民吃、喝、住、娱乐和民俗活动的重要空间，满足着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的多方面需求。农家院落也是乡村的交往空间，是维系邻里关系的重要条件。农家院落还是乡村有机循环的重要节点，种植与养殖的循环，居民生产与生活的循环都在院落里完成，对维系乡村生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农家院落具有社会与文化价值。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根，传统文化就存在于乡村的形态、建筑、生产与生活方式之中，其中农家院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农家院落是维系熟人社会的重要条件。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文明乡风也要以院落结构为载体。深入挖掘农家院落社会文化价值及其所蕴含的优秀理念、道德价值，有助于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农家院落具有教化与治理价值。农家院落、农家生活、村落公共空间等构成乡村教化体系，其中农家院落是基础。农家院落开放的特点，是形成熟人社会以及乡村监督、示范、模仿、舆论约束等教化途径的前提。在乡村开展好媳妇、好儿女、好公婆等评选表彰活动，弘扬真善美，只有在农家院落存在的前提下才更有效。有效的乡村治理，要充分利用乡村教化价值。

朱启臻教授强调，农家院落是乡村整体价值的缩影，没有农家院落，乡村就不成其为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认识和尊重乡村与农家院落价值十分迫切。这是因为，首先，农家院落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乡村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得以存在的前提。保留院落乡土特色的同时赋予其现代功能，可以避免“千村一貌”的乡村建设模式，让村落既有利于农民生产生活，又能保持田园风光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其次，要通过乡村宅基地制度创新，激活乡村活力。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这样既可以促进乡村院落的有效利用，同时也可以发挥院落的社会文化功能，遏制乡村衰败。其三，要给离开乡村的人留下一条返乡的路。从乡村走出去的人，无论是经商、从政，还是专家、学者，都可能成为新乡贤。保留他们在乡村的院落，有助于新乡贤返乡创业、告老还乡，实现城乡融合。这也是鼓励人才下乡的重要条件之一。

对于包括农家院落在内的传统村落的保护，朱启臻教授提出，要对传统村落实行“活态”保护，找准切入点，发挥传统村落本身的资源优势，让传统文化鲜活地存在于人们生活中，在满足当地群众自身需要同时进行适度开发、保护性开发。

保留院落乡土特色避免『千村一貌』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尤梦瑜